

Blue Rose

藍色玫瑰

王子君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藍色玫瑰

Blue Rose

王子君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玫瑰/王子君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8

ISBN 978 - 7 - 5043 - 5674 - 1

I. 蓝…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3161 号

蓝色玫瑰

王子君 著

责任编辑 樊丽萍

封面设计 杨 成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 - 86093580 010 -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90(千)字

印 张 4.7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5674 - 1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如果世上真有心灵的天堂存在
那么,玫瑰找到了它,并已经在那里重生

整个风景，似乎沉浸在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幽谧之中。

玫瑰清寂的面容上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是它，就是它！我梦想中的永恒天堂！

1

汽车在连绵不绝的湘西南大山中穿行，阳光在高大阴森的树木中时隐时现。玫瑰昏昏眈眈地靠在车窗边，心里越来越有些不安，有一个声音在她耳边焦虑地响起：玫瑰，这世上真有那么一个美丽宁静的地方吗，可以让你的肉体归于尘土，而你的灵魂，可以从那里升上天堂？

玫瑰有些落寞地闭了闭眼。

然而，当汽车从大山深处钻了出来，转过一道缠绕在半山腰上的公路后，玫瑰突然感到了一种异样。

远远地，一座黛色、金字形的大山高高地矗立着，与周围的群山横亘成一个巨大的山系，玫瑰知道，那应该是地形上的越城岭安放在东边的屏障，是它，护佑着山下稀稀落落的城镇与乡野。绕着巨大的山脚蜿蜒流淌着一条宝蓝色的河流，它不知是从哪一片山林中涌出来的，只是悄无声息地向南而去。金秋午后的阳光洒在河面上，河水反射着钻石般耀眼的光芒。近处的山路，仍然弯弯绕绕，但公路边的景致，与刚才密不见天的崇山密林完全不一样了，一座座山峦错落有致地铺散开去，形态优美地独立成具象各异的山体，秀丽中掩藏不住雄奇，威仪中却又漫溢出无

尽的柔美……

玫瑰将脸紧贴在车窗玻璃上，清寂的面容上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是它，就是它！我梦想中的永恒天堂，我的肉体生命和灵魂安息的地方！

金色的阳光普照着这片美丽的山水，也照亮了玫瑰黯然已久的心……

年轻漂亮的女乘务员笑吟吟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一手紧扶住扶手，一手提起一只红色的小喇叭，亲切地说话了：“亲爱的乘客朋友，您乘坐的湖南省新宁县汽车服务公司桂林至崀山段 009 号车现已进入了著名的崀山风景区。说到‘崀山’这个名字，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说是舜帝南巡的时候，一队人马越过万水千山，抵达了我们的新宁县境内。嗨！好一片好山好水好风光！舜帝的金銮驾乘在这里停歇下来，不再向南了。我们不知道舜帝在新宁这片风景里呆了多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但他对这块土地万般的钟情却透过一个‘崀’字体现得淋漓尽致。至高无上、大智大睿的舜帝，冥思苦想竟也找不到更妙的字来形容这片风景的好，只得新造了一个‘崀’字赐给她。舜帝在崀山爱上了一个姑娘，并为他的爱妃种植了一片竹林，这就是崀山景区有名的‘湘妃竹’。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崀山的山山水水承袭了皇族的气质，人们传说崀山是一块最容易邂逅爱情的地方……”

乘客们全都望着乘务员，听得津津有味。

乘务员往右前方一指，继续介绍道：“在我们右前方的那条河流，就是养育我们新宁人民的抚夷江。它发源于广

西猫儿山，进入新宁县境后，正好玉带似的穿越在崑山景区。‘扶夷’是新宁的前称。西汉初期就置新宁为扶夷国，扶夷国里的这条河就称扶夷江。南宋的时候，更县名为新宁。扶夷国不存在了，但扶夷江，却历经千年也不见枯落，九曲十八弯地流过了朝朝代代，如今仍清冽如初。下过河的人都认为，这水犹如圣水，可以荡涤一切不洁之物……您如果是第一次来到崑山，一定要沾一点扶夷江水的灵气……”

在乘务员亲切自豪的话语中，汽车停靠在崑山车站了。

玫瑰背着简单的行李，从车上缓缓走下来。

温润清新的风轻轻地拂掠着玫瑰的面颊，她的脸上，再也看不见落寞的表情了，取而代之的是淡泊与平静。

她有点贪婪地观望着四周。近处的河面上，淡蓝色的雾霭正在缓缓地升腾、聚集，身后的山腰处，轻烟般的山岚也在缭绕。小镇上三三两两的行人，神态悠闲地相互打着招呼，那份亲热和闲适让人艳羡不已。偶尔驶过的车辆发出的声音，在玫瑰听来，也只是反衬出小镇的宁静。整个风景，似乎沉浸在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幽谧之中。玫瑰有一种置身梦境的感觉。

令玫瑰吃惊的是，大大小小的旅馆却都客满了。旅馆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说，崑山旅游节刚刚结束，很多人仍流连在此，不愿离去，而十一黄金周就要来到，房间早早地就预订出去了。他们建议她去住家庭旅馆。

玫瑰沿着小镇的街慢慢地走着，一家家地问过去。没想到，家庭旅馆也都爆满了。她忽然有些不安，难道这么

幽静的地方也人满为患吗？难道这不是梦想中的天堂吗？

但是，当她凝看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河流时，心中的疑惑又立刻消失了。无论如何，她要在这里呆上十天八天，以证实这是她的天堂，如果不是，她再启程去最后一个目的地。她计划中的十个地方，她已去过八处，它们都让她不得安宁，而崑山，是第九处地方了，在她的潜意识中，“九”似乎就应该是她的久留之地。

她满怀希望地来到小镇最南端的一个四层楼高的家庭旅馆。旅馆白色的磁砖墙面在阳光下显得洁净明亮，酒红色的漆木大门和两旁高挂着的红底蓝花大灯笼透着一种浓郁的乡情。尽管旅馆门口也已挂出了“客满”的牌子，她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风韵犹存的老板娘快步从服务台后走出来，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带着歉意地说：“小姐，您要住宿是吧？但我们这儿客满了……”

“我知道，整个小镇的旅馆都客满了。所以，请您无论如何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哪怕一个床位也行。我要住十天八天的。”玫瑰将行李放在服务台上，淡淡的语气里透出一种固执。

老板娘依旧笑着：“真的对不起，我们这里 20 天后才有空的床位……”

“可您知道，所有的旅馆我都去过了。”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老板娘真诚地道着歉，似乎玫瑰找不到住处是她的错。这让玫瑰有点感动，心里也更喜欢这里了，她断定这是块民风淳朴的土地，这里的人

们是善良的，在这里，她再也不会感受到伤害。

她意识到自己不能为难老板娘了，只好提起行李。她想往外走，脚下却像生了根似的没有挪动。

老板娘搓着手，有些同情又有些无奈地看着她。

玫瑰就那样站在那里，面容有几分倦怠，又有几分安详，迷离的目光中似乎隐含着了一丝期盼。她穿着一件紫色的紧身T恤，黑色灯芯绒外套很自然地搭在手上；下身是一条有不少口袋的灰色低腰长裤，裤腰处不经意地露出一小片白净的皮肤；头发很随意地束在脑后，却又从耳际边斜逸出一缕一缕的碎发，卷曲着，很时尚，很飘逸。总之，她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散漫、梦幻、优雅、冷媚的气质。如果不是她脚上那双高帮软质皮鞋上有几处泥点，以及她手里提着的帆布背包，谁也不会相信她是一个旅行者。

随着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响起，一个很有艺术家派头的外国游客从楼上走了下来。他高鼻宽额，褐色的头发有着自然的波浪，蓝色的眼睛仿佛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光芒。他穿着一件印有新西兰国鸟图案的摄影服，背着一个有新西兰国旗图案的摄影包，手里还提着一架专业照相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应该是个摄影家。看到玫瑰的那一刹那，他的脚步停顿了一下，表情有点错愕。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朝玫瑰笑了笑，又看了看老板娘，用让人吃惊的中国话打着招呼：“你们好！”然后匆匆向门口走去。

老板娘眼睛一亮：“布莱恩先生！布莱恩先生！”

布莱恩站住了，笑道：“又叫我‘布莱恩先生’了。什么事，老板娘？”

“噢，对不起，布莱恩。你等一下！”老板娘冲布莱恩打了个手势，然后将玫瑰拉到一旁，小声地说：“小姐，这人是新西兰来的摄影家，正在我们崑山拍照片哩。他在这儿住了一个来月了，包有一个套间，你若愿意跟他同住，我可以试着跟他说说，看他肯不肯帮忙让出客厅给你住。你放心，他是个好人。他每天上午背个相机包出去，中午或傍晚才回来，然后就去泡酒吧。他总是很友好地笑着，用中国话与所有人主动打招呼。”

玫瑰有点无所谓地点头：“那太谢谢了。”

老板娘这才转过身来对布莱恩说：“布莱恩，这位小姐找遍了镇上的旅馆，也没找到住的地方。你看你能不能通融一下，让她在你的客厅里住几天？房费她付一半。”

布莱恩目光灼灼地看着玫瑰，爽快地答应道：“只要她不介意，我愿意帮这个忙。”

玫瑰惊讶地看了看布莱恩。

玫瑰登记过后，跟随布莱恩上楼去。布莱恩想帮她提一下行李，被她很有戒心地拒绝了。她不想与一个陌生的男人多说什麼话，虽然这个男人刚刚帮她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布莱恩热情地让玫瑰住在卧室，而将自己卧室里的东西搬到了客厅，还告诉她开水要怎么烧，热水的时间到晚上10点。

“你一定要注意在晚上10点以前洗澡，不然的话没有热水了。据说这是为了让游人早点休息，有利于第二天精神饱满地活动。还有，你如果要在旅馆吃饭，头一天晚上

要与老板娘说好。”布莱恩叮嘱道。

“谢谢你。”玫瑰平静地说，并没有表现出真诚。

布莱恩奇怪地看了看玫瑰，不再多说什么，背着相机出去了。

玫瑰洗了个热水澡，满脸红润，疲惫之色缓解了不少。她擦着湿润的头发，独自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想起什么似的打开了行李包。她从行李包里取出一本印有蓝色玫瑰图案的皮质封面的日记本和一支钢笔，放进随身带着的小背包里。这本本子随着她走了那么多地方了，却没有记下任何一个地方的内容，现在她觉得可以写点什么了。她看了看天色，关上门，朝楼下走去。

在玫瑰酒吧梦幻般的音乐声中，玫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看着布莱恩：“我是来寻找天堂的。我想找到一个可以让我安安静静地自杀的干净地方，我要体验的是死亡。”

2

玫瑰在崑山的小镇上慢悠悠地转了一圈，最后走进了一家看上去不怎么热闹的小酒吧。酒吧的名字居然也叫“玫瑰”。在这条杂有瑶族吊脚楼、老式的土砖房、新建的竹子屋等特色建筑的小镇上，玫瑰酒吧呈现出红松原木的风格，墙面上，毫无规则的树疤很醒目地嵌在其中，或疏或密，与招牌上几个手写体英语单词呼应出一派都市情调来。玫瑰推门进去的刹那，听到了那首著名的萨克斯曲子《回家》，心中感到亲切。不知为什么，她此刻确实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崑山，对于她需要安息的灵魂来说，正起着一种神奇的抚慰作用。

酒吧里的客人出奇地少，音乐将环境衬托得更显安静。玫瑰找了张可以看得见抚夷江的靠窗的座位，点了一杯蓝山咖啡。

太阳已经落山了，锈红色的晚霞映照在河面上，穿透在那些飘动着的雾霭之中，形成了蒸腾向上的彩织似的氤氲，恍如梦境。玫瑰一手轻搅着咖啡，一手撑在日记本上，轻托着下颌，凝视着河面上的美景，似乎在遐想，又似乎已毫无意识。

玫瑰没有发现布莱恩也在酒吧里，他正起身往外走。在结束了一天的拍摄工作后，来玫瑰酒吧喝杯咖啡，是他到岚山以后每天雷打不动的一个节目。他喜欢玫瑰酒吧，这里有他熟悉的咖啡与酒文化，却又没有过度的喧闹，在一份悠闲与浪漫的情调中，他会完全放松下来，为第二天的工作积蓄精神。

经过玫瑰旁边时，布莱恩看到了玫瑰，兴奋起来。他很吃惊，玫瑰与他刚才在旅馆看到的那个疲惫的女人似乎不太一样了，她换了一套淡金色底起深蓝色玫瑰图案的薄呢裙，看上去非常典雅。尚没有干透的头发柔曼地垂在肩上，有丝丝缕缕挑染过的金色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她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蓝色玫瑰图案的戒指，显得非常别致。但她的气质里，有一种让人感到窒息的东西，有几分清傲，又有几分莫可名状的忧伤。总而言之，她让布莱恩觉得神秘，并让他产生探究这种神秘的欲望。他想上前与她说说话，可又不敢惊扰她，犹豫了一阵，还是疑疑惑惑地走开了。他来到酒吧对面的一间小小的照相馆里，一边与照相馆老板卡尔聊天，一边好奇地往酒吧这边张望着，直到接到旅馆叫他吃晚饭的电话，才有点不太情愿地离开了。

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去了。夜色早已笼罩了小镇，稀稀落落的灯火，星星点点地洒在抚夷江两岸，洒出一种朦胧游离的景致。酒吧的顾客多了起来，人来人往地热闹了许多。玫瑰在日记本上慢慢地写了几行字，付了账单，似乎想逃避这样一份嘈杂，走出了酒吧。

玫瑰回到旅馆房间，布莱恩正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整理

照片。

“你好！你回来了？”听到推门声，布莱恩朝门口扭过头，热情地与玫瑰打着招呼。

玫瑰的目光猝不及防地与布莱恩蓝色的眼睛相遇了。

但只一瞬，她就闪开了布莱恩的目光。

“是。”她应了一声，不再说什么，径自往里间卧室走去，那神情，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房间里也根本不存在布莱恩这个人。

布莱恩怔怔地坐在那里，看着房门关上，心里深感震惊。他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长期从事摄影使他养成了观察生活的习惯，对生活中的人和事总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的直觉告诉他，在玫瑰那与众不同的清冷的外表下，一定隐藏着一个难言的痛苦事件。他很想知道，这个孤独的女人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痛苦？她为什么会独自来到这个偏远的风景之地？她为什么同意与一个陌生的男人同住一个套间却又不肯与这个慷慨地让出房间的“房东”多说一个字儿？

但是接下来的两三天，布莱恩没有得到任何答案。他注意到，每天，玫瑰都是一言不发地跟随在一些旅游团后面去景区游玩，回来后，就会仔细地查看自己用数码相机拍到的风景照，然后不停地删除它们，露出几分茫然的神情。傍晚时分，她都要到玫瑰酒吧坐上一两个小时，同样靠窗的座位，同样的姿势，同样的神态，同样在临走时写些什么。不同的是，她每天点的咖啡不一样。布莱恩对玫瑰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了，而且，他总是被她那固定的坐